

炜光
著



● 男人是水

● 女人是鱼

伦理小说

苦媚

群众出版社

伦理小说

苦 媚

炜光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媚/炜光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8

ISBN 7-5014-1812-8

I. 苦… II. 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717 号

苦 媚

炜光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北航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1 印张 254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812-8/I·729 定价:17.80 元

印数:0001—5000 册

内 容 提 要

在戈壁滩搭建的帐篷里,在熊熊燃烧的牛粪火堆旁,来自江南水乡的资产阶级小姐韩梅和来自华北平原的革命烈士儿子郑浩相爱了。郑浩不顾组织告诫,抛开家庭出身的阻隔,执意要娶韩梅为妻。结果,韩梅被一道命令调走了。

二十五年过去了。郑浩在北戴河巧遇投海自杀被人救起的韩梅。他们悲喜交加,韩梅向郑浩倾吐了她二十多年的苦难历程——

丈夫是右派,韩梅为了丈夫,被造反派头目强奸了。丈夫平反后一反常态,奸污了他们的养女,韩梅在绝望中与丈夫离了婚。接着商场经理骗取了韩梅创伤后的炽情。之后,韩梅又被迫睡到了一个老朽的床上。老朽突然病倒了,韩梅被逐出了家门……自杀未遂,韩梅再次被某医院一位只与女人玩,不与女人结婚的“救命恩人”一脚踢开……

最后,在未了情的感召下,韩梅鼓起勇气在改革浪潮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本书以朴素的笔墨展现了鲜为人知的故事,并对社会上存在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

目 录

第一章 梦与现实 1

郑浩凄凄楚楚轻柔、温情地抚摸着韩梅的残掌，一滴滴心酸的泪水扑簌簌滴在洁白的床单上：妹妹，妹妹，苦命的妹妹，你这是咋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逼你自寻短见啊？苦命的妹妹哟……

第二章 他乡遇故知 10

“狠心的男人哟，黑了心肝的哥哥——我孤身一人多年了，你就真的不知道？家里人？家里人？我连个家都没有了，还能有什么亲人哟……”韩梅失声痛哭着。

第三章 才子佳人 16

郑浩小心翼翼地扯着韩梅，挣扎着一步一步绕到残丘背风处紧紧地靠牢：“靠紧我，闭上眼睛，别张嘴，别说话……”他们顾不得一切了，你搂住我，我靠紧你，双双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第四章 柔情蜜意 30

他顺势把韩梅伸过来的双脚抱在怀里双手翻来覆去的抚摸着，心里麻麻儿地、痒痒地：“妹妹，我，我真想

……”他紧紧地搂着韩梅……

第五章 依依兄妹情 40

郑浩看着韩梅那含羞妍媚的样儿,整个身躯就像跌进了蜜糖罐罐,浑身都变成了甜的。

第六章 权与女人 51

“你是我选定的美人儿,我要把你培养成明星歌手,让你走遍全国,吃好的,穿好的。不知你用什么报答我呢?”

第七章 相爱不商量 60

郑浩虽已年逾半百,风骚将尽,看着这美人鱼一样婀娜妖娆的姿容,也不由地泛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欲念……

第八章 权钱交易 73

那老骚猪便不打自招:不信?为了在文联多混几年,求酒楼老板娘说句话,就找一个人求上门去,话没说几句,瓜子没嗑几颗,水都没喝一口,儿媳妇上来说:听说你是文联的,穷酸单位一个,照顾一下吧。扯下发票一看:二千五百元!

第九章 无法避讳 84

郑浩闭住眼睛,帮韩梅往臀下拉裤子——啊,她已把裤子尿湿,又结了冰啊!郑浩费了好大劲,外衣、内裤、裤头儿一层层剥皮似地帮她脱下了!

第十章 难分难舍 96

汽车开动了……她凄凄惨惨地叫了一声保重啊,哥哥——!一方浸渍着泪和血的手帕从她的手上飘落下

来,风儿轻柔地、轻柔地送到了我的怀里……妹妹——妹妹——我呼喊着重,汽车远去了……

第十一章 思断肝肠 110

我恨你、骂你,又十分想念你,多么希望你能在我身边,说两声体贴安慰的话儿,帮我想一点儿办法,哪怕是只关切地瞅我一眼也好哇,哥哥!

第十二章 情断之后 124

这是痛苦中的决绝,又是痛苦中的挣扎,又是绝望的挣扎、绝望的抚慰——断绝了兄妹之情,断绝了苦恋的情丝!断绝了又无法断绝……

第十三章 遭“兽”强奸 133

“瞧你这南方女子长得好俊哟,脸蛋儿白白嫩嫩,红朴朴的桃花儿一般,谁见了都会着迷啊,让……让我亲……亲一口……就在这里陪我……我保证连他妈的孙满志都给你放回家去。”

第十四章 尝腥未成 147

“那就必须是有求必应。说实在的,我什么也不缺少,缺少的就是你这样的美人儿陪一陪!”场长垂涎三尺又要靠近韩梅动手动脚。

第十五章 被“狼”奸污 159

韩梅气得浑身发抖,头一晕一屁股坐在床上,她的眼里几乎要冒出血来了,怒视着孙满志,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来:“畜——牲!”随之,使尽了全身的力气,狠狠抽了孙满志一个响亮的耳光!

第十六章 女沦落 娘痛心 172

“妈呀,这两年儿在外唱歌、伴舞……什么都干过呀,妈呀,妈妈,你勒死我吧,勒死我吧,就当你从来没有养过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吧。妈妈呀,妈妈……”

第十七章 遭遇歹徒 191

如此反复几次,钱袋仍牢牢地缠在臂上、搂在怀里!没头没脸的拳脚,把她折磨得疼痛难耐,双眼忽忽闪着金光,口鼻都被打破,鲜血和着泥土,她在地上滚成了一个血人人儿、泥猴猴……

第十八章 智惩奸商 200

“我说这位大姐,您行行好吧,您这一捅,我们这餐馆就得罚垮台了呀——您老就高抬贵手吧,求您啦,求您啦!”要不是郑浩一把扶住,老板真的要给韩梅下跪了。

第十九章 投进他的怀抱 210

柳佩仙扶韩梅躺在床上,亲吻着她的手、她的脸、她的唇……“俺在这里陪陪你吧?”韩梅眯着眼儿瞅瞅柳佩仙,没有吱声。

第廿章 缠着她不放 221

表面上你嫁了他,帮我解解围,暗地里你还是我的呀,我怎么能把你抛开呢——不过咱可得把话说在前头,你要是丢下这里的工作跟老朽去了上海可不中!

第廿一章 一个比一个坏 232

水嘛,流到哪里都有鱼,大鱼、小鱼、美人鱼尽可纳入其中,随时随地随意取来玩玩,依晓得哦,那才叫开心呢!哈……

第廿二章 涉足商潮 249

总经理摆出一副大老板的派头,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着,笑着,似乎经他这么一说就能把韩梅吓唬住。

第廿三章 了却夙愿 257

韩梅温顺地躺在郑浩怀里,甜蜜柔情地把脸贴在他的胸脯儿上,悉心地体察着郑浩的心悸——又是一个甜甜蜜蜜的梦!

第廿四章 补过让夫 269

郑浩和韩梅怎么也想不到赵永红竟然如此大度,又如此执拗——她硬逼着他们走到一起。

第廿五章 重圆旧梦 286

她依偎在郑浩怀里,娇滴滴地缠着他。他拥抱着她,使劲儿地拥抱着她,生怕她突然跑掉,跑得无影无踪,无处找寻……

第廿六章 第二次生命 299

他用一双真情、温暖的手紧紧拉着蕙蕙的手,分分秒秒地度过……啊,奇迹出现了,蕙蕙平静地入睡了,鼻孔里呼出平缓的气息,凹陷了的胸廓均匀地一起一伏,一起一伏……

第廿七章 在商场上搏杀 312

“暖暖,我说刘玉萍,溜尻子拍马屁也不能到这个份上吧?!”“上班时间我有事找经理,天经地义,碍你屁事!一边去,一边去!”

第廿八章 终于出了头 325

张志强逢人就夸:我拉住了韩蕙的命,没拉错,哪天我娶她过来,定然家庭和睦、夫妻恩爱,生活无忧无虑!

第廿九章 携妻探前妻..... 338

“我正要说几句感谢和安慰永红姐的话,让你一声惊叫把我的甜梦惊醒了,真对不起永红姐,我连句感激的话儿都没说呢!你呀你!”韩梅用指头戳着郑浩的天灵盖儿嗔怪地说。

第一章 梦与现实

郑浩凄凄楚楚轻柔、温情地抚摸着韩梅的残掌，一滴滴心酸的泪水扑簌簌滴在洁白的床单上：妹妹，妹妹，苦命的妹妹，你这是咋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逼你自寻短见啊？苦命的妹妹哟……

郑浩在医院服侍病妻半个多月，稍有好转便送妻子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又回风光旖旎的天津卫去了。那里有他们的女儿茜茜、儿子远远还有年逾古稀但精神矍铄的老妈妈。荒凉偏僻的戈壁小镇上留下了他孑然一身。看过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他便“咔嚓”一声关闭了烦人的广告节目，百无聊赖地走到书架前，中外现代小说一一检阅过都觉得没有什么看头，在古典文学格前停留良久。唉唉，三言二拍已熟知其味，水浒、三国、西游……读了不只一遍，《牡丹亭》用典特多读起来颇费力气……“嗯嗯，还是这套石头记读起来滋味醇美！”遂把一册《红楼梦》扔在床上，解带宽衣上了床。信手翻到第五回，警幻仙姑一下子就抓住了他……

嘿嘿！郑浩禁不住笑出声儿来。好一个风流倜傥芹圃翁，妙笔绘出如此一个俏丽仙姑来！嘿嘿……

郑浩兴奋极了，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他发现了一处松柏滴翠、鲜花吐娇、蝶舞蜂喧的幽谷，只见艳阳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深山古寺旁一俏丽女郎朝他姗姗走来，及到近处，嫣然一笑，绽开珠唇，甜甜蜜蜜地叫了一声：“浩哥哥！”便一侧身躲在花间……“啊？！韩梅，韩梅，妹妹，妹妹——！”郑浩惊喜地喊着，正待去拉躲在花间的韩梅，只见那女子一回头却变成了警幻仙姑：“哪，大胆狂徒，无端闯入佛门禁地。快快将他逐出山门！”随着一声吩咐，林间闪出几个夜叉，不由分说，一把将郑浩推下山谷……

“啊——！”郑浩惊叫一声，大出一身冷汗——他从梦中惊醒。

连日床前忙碌，郑浩的神经衰弱症又犯了，夜间常做恶梦、

出虚汗。不过此梦却使他为之欣喜：韩梅，多好的妹妹呀，一别二十几年了，音讯皆无，今夜悄然入梦，虽只一刹那，也足以使他感到无比欣慰！这一梦也惹起了郑浩诸多烦恼，他和韩梅先后从广袤的冀中平原和江南水乡来到这山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常年不洗澡，翻穿大皮袄的戈壁沙滩，尽管人们把柴达木比作聚宝盆，但是每一个先驱开拓者都是要付出超出常人数倍、数十倍乃至百倍艰辛的。郑浩回忆着他与韩梅在艰苦环境中相互照应、亲如手足，以至卿卿我我，难离难舍的情情景景，便更加难以入睡……五更露尽，他才恍恍惚惚进入了梦乡。

……白浪哗哗击袭着柔软的沙滩，郑浩十分惬意地追逐着浪花儿游上岸来。突然，穿着各色游泳衣的游客和浴场工作人员急匆匆如潮水般地涌汇在一起——女人，一个女人从礁石上跳了下来，被人救起后平展展地躺在沙滩……“唉唉，想不开呀，寻短见跳海自杀……”

“还能救活吗？”

“唉唉，这女人已是中年了，有什么难唱的曲儿也不该……唉！”

“嗯，瞧，瞧——身上有工作证：青海省柴达木，柴达木，柴达木……”听着这熟悉、亲近的地名，郑浩轻而易举地分开人群凑到横躺在沙滩上的女人跟前——啊，一只截去三指只留无名指和大拇指的残掌搭在腹上——是她，是她？韩梅，韩梅，我的好妹妹……

郑浩的胸脯上像是压了千斤巨石，喉咙像被一团棉絮紧紧地堵着，他从睡梦中哭醒，伤心地泪流满面。梦，常常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地再现。弗洛伊德说这是意志的达成。

自治州批准了文联组织文艺界人士去北戴河疗养的报告。郑浩荣幸地得到一个名额,便草草装了几本书和一摞子稿纸,和戏剧家、诗人、画家、小说家们一起来到了海滨。

有人说艺术家是疯子。这倒不尽其然,灵感来了有些歇斯底里倒是常有的事。他们来到海边,踏上细软的沙滩,听着哗哗的涛声,看着一群群白鸥翻飞于白浪间,目睹满载鱼虾、海蟹归来的渔船,有的摇头晃脑朗诵诗歌,有的放开喉咙尽兴歌唱,有的举起相机捕捉一个个醉人的浪花儿……郑浩同样是诗兴发作,也即兴吟出几句小诗。岸上“疯狂”了一阵子,又“疯狂”地扑通扑通一个个跳下大海,溅起一簇簇“疯疯狂狂”的浪花儿……

晚霞映红了海滩,游人渐渐稀疏了。郑浩留恋海水的浸润,舍不得离去的也想好好看看大海上的霞光,一旦作起文章来也有一段海霞的抒情描写。

海滨的人越来越少了。

忽地,人们涌聚去老虎岩下——有人跳海了!

郑浩也急急忙忙凑过去打算看个究竟,然而,救护车已拖着骇人的尖叫声把跳水人送去医院抢救了。留下的只是声声议论:

——柴达木一片瀚海淹不死人,不是还有青海湖吗?干嘛跑到咱海滨来找腻味!

——唉唉,甭那么说,一个女人嘛,必有难言的苦衷啊!

——是啊,瞧着可怜呢!

……

“一个女人?她什么样子?有多大年纪?”郑浩急切地问。

人们摇摇头:没看清楚。

一声柴达木，一个女人……莫非，莫非梦会在现实生活中展现吗？难道会是她……？

郑浩不敢多想了，他顾不得去冲洗身上的苦涩味儿，迅速穿起衣服赶到了医院。

不知护士长是出于同情、崇尚大西北人，还是想找到一个支付住院抢救费用的对象，特许郑浩进了抢救室。

“啊?!”郑浩不由地惊叫一声，遭到大夫的呵斥。是她，真的是她，韩梅！

——一张圆圆的脸儿，一架高高的鼻梁，一个小巧秀美的小嘴巴，两道弯弯细眉……虽说面若枯黄的白纸，微闭着嘴唇，紧闭着双眼，却仍不失文静、高雅、秀丽的风采！

“她……噢，这个人不会死的吧？”郑浩怯怯弱弱地问。

“放心——”大夫一回头看到郑浩一副焦急的样子，脸上一点儿和气的样子立即收敛了起来：“这会儿知道着急啦？多喝几口海水能活，今后注意少给人家点气吞就好了。哼！”

“大夫，不……不是……”

“什么不是？”

郑浩又摆手又摇头：“我是说，我俩不是……”

大夫也觉得是否指责错了人，忙堆下笑脸：“噢噢，你是做好事的，原来并不认识呀？对不起了。”

“还……还说不准。”

“这就怪了？”大夫一脸狐疑。

“是这样，我也是大西北，噢，是从柴达木来的。说不定……也可能认识呢。”郑浩解释说。

“那好，你随她到病房去好好看看吧。”

抢救措施施完之后，郑浩和护士一起把柴达木女人推入病

房轻轻地让她躺在病床上。待护士调整好输液点滴快慢之后，郑浩轻轻地从雪白的薄被中拉出她的左手一看：啊——果然是她，是她，韩梅……郑浩凄凄楚楚轻柔、温情地抚摸着韩梅的残掌，一滴滴心酸的泪水扑簌簌滴在洁白的床单上：妹妹，妹妹，苦命的妹妹，你这是咋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逼你自寻短见啊？苦命的妹妹哟……

苦痛之烈莫过于悲哀中对幸福时刻的回忆。郑浩捧着韩梅的残掌，泪眼盯着她那张蜡黄的脸儿，屏住气息听到她微弱的呼吸……他，等待着她苏醒过来；他，排遣不开年轻时美好的回忆。

记得那是一个初春天气的礼拜天，乍暖还寒，刚刚从江南来到柴达木的韩梅几乎要被那满目荒凉吓倒，然而她又和多少志愿开发柴达木的有志青年人一样为柴达木聚宝盆无尽的宝藏所迷恋。此时的郑浩已是走进柴达木两年的“老兵”了。他领上韩梅去看看他曾去过的那个有绿色生命的山崖、冰川。一路上，郑浩告诉她，有人说柴达木是一个可怕的骷髅，那只是看到了它的外表，领略了“君不见青海头，自古白骨无人收”的凄凉；我说，他是一个哲人的大脑，内涵丰富极了，要我们去探求！韩梅听着不住地点头称是。他们走进冰川，抬头一望：啊，韩梅，你看那崖上绿了，绿了呀！韩梅高兴地拼命朝前跑了几步，她像发现奇迹一样回头来惊叫着：

“郑浩，郑浩，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还有白梅花呀——啊，雪白雪白的白梅花呀！”

郑浩快步跟上，你搀我扶，攀上山崖，他们看到一簇簇的灌木丛中洁白的小花映着阳光悄悄的开放了。

“这是什么花呀？”韩梅问。

郑浩摇摇头：“不知道。反正不像白梅花。”

“是。这不是梅花。它叫什么名字呀，挺素雅的！”韩梅一股打破砂锅问(纹)到底的犟脾气。

说也巧，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大婶走过来，她是来捡拾野菜的。郑浩忙上前口称大婶：“这小白花儿叫什么名字呀？”老大婶不无凄凉地叹口气说：“唉……！她们的命苦哇，年年是她们早早开花向人们报告春天的消息，却躲不过四月八的黑霜。年年岁岁花似锦，岁岁年年黑霜煞，她们永远结不下一颗种子。人们怜悯地叫她苦命花！唉……苦命花！”

大婶远去了。

郑浩和韩梅抚弄着一簇簇洁白的小花怜悯之情顿生，久久不忍离去！

琼姿只合江南载，倩影移向戈壁来？春掩残香玉容去，唯留佳韵赴瑶台！唉——郑浩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记下了她的芳名：

苦命花——圣洁的花。

你开在冰川，

开在戈壁，

开在山崖……

你孤芳自傲斗冰雪，

敢将香蕊报春发！

四月八——黑霜煞。

毁了你孕育的种子，

坏了你俏丽的容华。

香魂随了春风去，